

那片松树林

王荣金

在我老家房后，有一片茂密而又上下成行、左右齐整的松树林，不仅四季油绿，而且棵棵树干笔直，根根都是能做房檩木椽的好材料。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父亲领着我们兄弟栽植的。

我祖辈上十代人都是生活在城南深山的山民，与树木结下深厚的情缘。别说盖房、做家具需要上好的材料，就是一日三餐也是一点也离不开树梢树枝做燃料。还有一家人春夏秋冬生活中的衣服被褥、油盐酱醋、生病吃药的置办购买、子女上学学费筹集也需要卖柴换钱来完成。

老家山大人稀，哪里都是树林。早年开荒扩种，山地开发，社员盖房，不几年，大片大片树林消失，树被砍伐，整个故乡的一个个山头、一道道河沟就跟生了皮癣的病人一样，这里一块光秃秃，那里一块大疤。土地承包到户后的初期，饱受饥荒的故乡人，披星戴月开荒扩种，温饱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付出的惨痛代价是自然灾害频发，接二连三的水灾，山洪暴发，一块块“挂牌地”被剥皮，一季庄稼被水冲毁无收成，一户户房屋被泥石流冲塌毁坏，好多人瞬间成了衣食无着、居无住所的难民。失去土地、庄稼和遮风挡雨房屋的多数故乡人从灾难中醒悟，生在大山，吃山靠山更要养山，这一观念也成了父亲的人生哲学，不仅时时处处遵守这一理念，还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做事顾前不顾后，要为自己留后路，为子孙留后路。

20世纪80年代，生产队大面积的树林划归林场管理。干部号召群众在二荒地和房前屋后植树造林供家用，然而，很多人认为住在深山老林里，哪用得上去植树造林。可父亲有自己想法，早早动手，在门前、地边栽了不少核桃树、红椿树，又去林场买回千余棵半尺高的松树苗，领着我们兄弟在房后那片二荒地和自留山空间栽植。父亲挖窝子，我们抬水洗幼苗。每年春季三月植树造林的时候，正是山里翻春地、送家粪到耕地的季节。大山里的土地不是在山上，就是在沟里，从家到耕地总是有很远一段羊肠小路，家家户户起早贪黑干农活，出去一背篓沉重的粪土，回家一捆柴草，干活时汗流浹背，歇下后腰酸背痛。记得那几年春天总是雨水少，第一年栽树，虽然我们把苗根蘸了水，栽下后又浇了水，但仍然有很多没能成活。“地里农活都干不完，还去栽树，要用木料漫山遍野还缺你的？”好心邻居的劝说，父亲心里也明白其中的暗示，可一生做事正直的父亲委婉地说：“我的娃多，以后要用木料的地方多。再说，房后多栽树，也能防水、防泥石流。”

一年栽，多年补。经过连续几年的补栽，终于苗齐了。可是，幼松在那满是杂草、刺草间头扬不起，腰也伸不直，总有受欺负的样子。父亲瞅空就拿着镰刀去疏林除杂草，为松树疏枝剪丫，经过几年的管护，幼苗从杂草丛中探出了头，幼苗长成了小树。小松树前后左右如兄弟般携手成长，没多少年就相继长成大树，旺盛的枝丫如伞如盖，一派葱翠，能做檩能做椽，就连最小的也能做房椽。那些杂草刺草如敢欺怕硬的乡间混混，一个个在松林下销声匿迹，不敢露头。一年到头，那片随风呼啸的松树林，默默守护着我们兄弟的一排老房子，让山野的狂风刮到此处歇歇脚，别那么肆无忌惮；让狂暴的雨水在这里有所含蓄，别随意走蛟龙。

如今，我们兄弟都不在老家居住生活，那片父亲领着我们栽植的松树林，对于我们来说已派不上用场，但每次回到故乡，第一眼就会看到郁郁葱葱的松树林，心里就暗暗想：那是当年父亲的心血和我们兄弟汗水的见证，也是我们留在故乡的根脉。也许是这片松树林的蓄水涵养，才使老房屋后那超过45度的山坡，数十年从未出现过滑坡。也许正是因为这片松树林的护佑，故乡那几间老土房子历经半个多世纪仍安然如山。看着那片松树林，还让我有更多的预期：也许乡村振兴的来日，老家还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，那这片松树林或许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作用，也许能在绿化美化乡村中起到一点作用。这也许就是“前人栽树，后人歇阴”的道理见证。

不管我们今日身在天南海北，心中的那片松树林时刻提醒着我们，别忘了曾经奋斗的日子，要像先辈那样，不要丢了艰苦奋斗的这股劲，要把这种精神代代传承下去。

故乡的炊烟

彭小宁



燥热难耐的傍晚，忙里偷闲，想去城外找寻最原始的风，那种带有泥土本味的、自然的风。路过一个村落，忽然发现路边的一家小院中，绛红色的房顶上飘着几缕淡淡的、灰白色的雾气——炊烟，我随口默念着。如丝缕，又像薄雾，绵绵软软、自由自在。习习的晚风里，挟裹着一星半点柴火的味道。我突然想起在乡下时，那飘荡在故乡上空的袅袅炊烟……

炊烟，对于生活在乡村，或者曾经在乡村生长、生活过的人来说，绝不陌生。那是缠绕在村落上空，带着乡村浓郁风土人情的烟火味道，是五谷和粗茶淡饭的味道，更是浓醇的农村特有风景和朴素的农家生活语言。

晨曦初露，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和犬吠声唤醒了睡梦中的村落。家家户户的厨房里，不约而同地响起了锅碗瓢盆欢快的声音。很快，所有人的烟囱都窜出了炊烟。清晨的炊烟，像雾又像霭，悠然升腾，摇摇晃晃地爬过屋顶后，便四散开来，如同一块褐色的幕布，徐徐铺展，将不大的村庄包裹在绿意盎然的田野中。

早起的主妇扎起围裙，麻利地将一把麦草打成草结，划着火柴点燃，火光映衬着她们略显黝黑的脸庞。一日三餐，早饭总是简简单单，一碗白米粥，或者是稀溜溜的苞谷汤，两片烤得焦黄的锅盔，

一碟剁成碎末的新鲜绿辣椒，就足够喂饱家人饥饿的肚子。

吃完早餐，随着炊烟渐渐散去，村子开始热闹起来，男人们三三两两扛起锄头下地，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，老人们倚着南墙眯着眼睛，逗弄着膝下的猫狗，而系在女人腰间的那条花围裙，始终不得闲……

日上三竿，太阳缓缓地爬过头顶，忙碌了一晌的男人们寻着炊烟陆续回家，那些蹦蹦跳跳的孩子们，用胸前的那抹中国红点缀着村子的色彩。安静了一晌午的乡村再次被爽朗的笑声点燃，左邻右舍的烟囱里又陆续飘出姿态各异的炊烟，在阳光的映衬和炙烤下，如一片片透明的羽翼，懒懒地散入了淡蓝色的天空。

午饭是乡亲们一天中最结实的一餐。一到饭点，主妇们就开始挖空心思地变着花样忙碌，和面、洗菜，刷锅、蒸煮，用心用情去投喂一家人的胃。灶膛里柴火燃烧的噼里啪啦声，灶台上铲勺与铁锅亲密接触的锵锵声，与那烟自里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融合成了一幅淳朴而绝美的乡村美景。不大会工夫，空气中就飘散着熟悉的饭菜香。早已饥肠辘辘的人，望见炊烟，仿佛就望见了灶头上那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面条；那盘色泽透亮、鲜香翠绿的时令蔬菜；那一碗滋味悠

长、垂涎欲滴的红烧肉；那用新麦面粉做成的松软香甜的大馒头；那黄灿灿、亮晶晶的酥油饼……

夕阳西下，霞光烧红了西边的天际，村子里炊烟再起，乳白的炊烟与烟灰色的暮霭又一次亲密交融，如同给暮色中的村舍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。忙碌的村巷也该歇息了，劳作一天的乡亲们打撈起疲惫的身心，踩着落日余晖陆续回家。暮色中的炊烟又成了他们心目中最温馨、最美好的田园风光。

一年四季，岁岁年年，乡亲们从来都把炊烟看得与吃得饱饭、穿得暖衣、睡得着觉一样重要。只要炊烟升起，生活就有希望；只要炊烟升起，再苦涩的日子也会从容自信；只要炊烟升起，幸福的日子就一定有奔头……当灶膛里黄色火焰聚焦于黝黑的锅底时，即便再平庸的日子，也能在这烈焰中变得红红火火。

炊烟，是乡亲们精神支柱，是编织在他们心中的一根带着亲情的温度的纽带。炊烟升起，就有了家的温馨，炊烟升起，就有了无限的憧憬。它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，承载着一个人的未来。年幼时，当我们还在睡梦中呢喃，母亲就早早起床，新的一天、新的生活，被一根根火柴点燃。炊烟永远伴随着朝阳一起升起。那时，只要远远地看到从自家烟囱里冒

出的炊烟，心里就会本能的踏实，就有一股暖流涌动。那炊烟就如同母亲在招手，在呼唤。

炊烟，是游子胸中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在日日升腾的思念中凝结成一湾清泉。那些漂泊在外多年的游子，每每回到老家，最贪恋的便是从那口大铁锅中溢出的浓浓烟火气息的柴火饭。他们也会像小时候一样，拎着篮子跟在母亲身后，去田间地头采摘一把新鲜的蔬菜，听老人说说村落里的故事，抢着坐在那陌生又熟悉的灶膛前，用笨拙的双手，抓一把麦草、打个草结，划着火柴……任凭那柴草燃起的烟火把白净的脸庞熏得发红、发烫。

今天，新时代的列车正一路高歌，农村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。随着天然气的进村入户，炊烟这个乡村特有的文化符号，将渐渐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但那熟悉的味道，家的味道，温暖的记忆将永远永恒存在一代人的心中，持久、永恒！



嬗变

陈世敏

当地人打听客从何来，就问客是岭东人，还是岭西人，这个“岭”指的就是鹧岭。鹧岭不远，从山阳县城东行不到十公里即到。

其实，从地理上讲，鹧岭是个分水岭。从鹧岭往东扯出的河叫银花河，一路七弯八绕绕入了丹凤县界；从鹧岭往西拽出的河，由于流经县城，所以叫县河。县河一路收编沿途支流合作一股，浩浩荡荡流经漫川关，最后进入湖北境内。

我的人生画卷，就在岭东的银花河和岭西的县河上展开。

①

从鹧岭东行大约30里地，银花河在这里扭动了一下婀娜身姿，绕出了一个河湾，滋养了一河两岸的村庄。由于两岸的村民多姓陈，这一河湾便叫陈家湾。这里是我的出生地，也是我的老家。本来两千多人夹在南北两山之间和和美美的生活，但银花河硬生生地把村子劈成了两半，一半在河南，一半在河北。

我家住在河南，村里的小学在河北。上小学时，河南的娃必须天天经过银花河。那时候，我对银花河的感情是复杂的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银花河的水旺得很，一年四季，川流不息。冬春两季，降水稍少，即使瘦了身的银花河也有十多米宽。村民砍了公路边的3棵大杨树，用铁丝拧到一起，搭在河床两端，上面铺了苞谷秆再拍几锨沙土，就是一座桥。

上学的日子，每天从木桥上至少要往返4次。但过不了多久，桥面沙土尽漏，过桥不是脚从树根间跌跌落落，就是鞋子掉进河里。待到箍树的铁丝散掉时，有人就偷偷把散了架的杨树拿回家当柴烧。三棵树的桥变成了独木桥，后来那根独木也不见了，上学时我们只好脱了鞋提在手上蹭过河去。

寒冬腊月，脱了鞋袜，踏进河里，冰冷的河水像刀子一样在腿脚上割。每次走到河边，小伙伴们都哆嗦着不愿下河，直到学校的预备铃声响起，才赴汤蹈火般地蹭过河去。为了减少蹭水次数，我们结伴轮换着背过河，但有时就滚到河里浑身湿了个透。小伙伴们的腿脚常

常裂出血红的口子，像一张张干渴的嘴。我们诅咒这刺骨的银花河水，但银花河装聋作哑，我行我素，依然不舍昼夜。

到了夏季，天气炎热，我们不需要桥了，银花河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下午，早早就放了学，在河拐弯处有个卧牛潭，潭水晒得热热的。我们三下五除二就脱了个精光，扑里扑腾腾跳进潭里，蛙泳、仰泳、狗刨，激起一潭白花的浪花。

游累了换个玩法，我们玩“漂面片”。在沙滩上用石头画一条线，十几个光屁股小子站在后，从河滩上捡起石片猛地向水面抛去，石片在水面激起一串串水花，水花多少决定着输赢。赢了欢呼雀跃，输了不服重新比试，银花河成了我们的水上乐园。

秋季一下连阴雨，银花河的水就满了架。大水漫过河床，翻过河堤，冲进岸边的庄稼地里。河水像一头暴怒的狮子，发出轰轰的怒吼声，浑黄的河面漂浮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木、门窗、南瓜、麦草……有时还有牲口和家具。这时，河南的学生过不了河，学校只好停课。

老师说，要是河上有一座桥就好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老师说的是“洋桥”，就是县河上那样的水泥桥，不怕人偷，不怕涨水，过桥如履平地。那样的话，天冷了，我们的腿脚就不会裂出口子了；涨水了，我们也不用停课。

那时候，语文老师常常给我们布置作文《我的理想》，班上大多数同学总喜欢写长大了当个工程师，在银花河上架一座桥。

②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学校是培养智者的地方，不知是否巧合，我上过的学校大多建在水边。

从我的村小沿着银花河往东再走五六里，就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中学就在乡政府的隔壁。从学校到银花河边，只需要穿过一片苞谷地，大概五六百米。

那时，学校吃水是从井里用轱辘往出取的，但学生大小，不允许从井里打水，我们饭后，必须跑到银花河里去洗碗。糊汤黏性强，洗碗费劲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在河里洗个碗倒不算难事，但是到了冬天，常常把手冻得皮开肉绽。我们都在想，啥时候能和城里人一样，能用上自来水就好了。

上了高中，我去了县城读书，高中的学校在县河边。那时，县城只有一条紧贴着北山根的北新街和一条低矮逼仄的老街。县河两岸还是大片的庄稼地，地里有卷心菜、茄子、黄瓜等季节蔬菜。有高高低低的槐树、柳树、杨树，还有石榴树。我和同学放学后，常常拿了课本在河堤上学习。

河滩上有一堆一堆的沙子，河滩被挖得坑洼不平。紧靠河堤北边的河滩被郊区的农民用沙子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过滤池，纸厂的废水流经过滤池，会在池底沉淀出黄褐色的残渣，这些残渣被铁锹划成长方形的“豆腐块”，风干后，可以当柴烧。

河里的水越来越少，细流如蚯蚓般在河道里蜿蜒前行。有时突然细流变粗，上面浮着一层泡沫，水色骤成褐色，河道弥漫着恶臭的气息。听说是上游的纸厂在天黑时，往县河里排污。我们捂着鼻子，爬上河堤，快步回到学校。

县城里有“洋桥”，有自来水，但是县城周边的环境，尤其是气味，太难闻了。

③

在外求学多年，归来又在县城的中学工作，县城的中学在县河边。时光到了20世纪90年代。

当太阳从东边敛了锋芒晃悠到西边的时候，我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。约上三五同事，从学校出来，沿着一段不长的泥土小路，穿过一个小果园，再穿过一片庄稼地，说说笑笑就到了县河边。

国家开始重视保护环境了，上游的纸厂已经关闭。河水清澈见底，附近的村妇抡起棒槌在洗石上捶打着衣服。我们几个小伙子穿着塑料凉鞋，裤腿也不用挽，直接涉水来到沙滩上。

脱了凉鞋，细沙从趾间溢出，一阵舒服的酥痒从心底瞬间升腾。仰面躺在沙滩上，晚霞染红了我们的脸，闭上眼睛，不说一句话，静静倾听着河水为我们唱着青春的歌谣。

风调雨顺，岁月静好那要看老天的脾气。2010年那一夜，“风卷江湖雨暗村，四山声作海涛翻。”夜晚三四个小时的电闪雷鸣，大水把县河的石堤冲得七零八落，县河顿时成了乱石滩。

后来，用一个冬季把原来的河堤地基用钢筋水泥浇筑，原来的河堤石堰被

水泥防护墙代替，发飙的县河水又入了河道，规规矩矩地绕城而去。

④

近几年，随着一系列政策在山阳县落地开花，县河也变得容光焕发、美丽动人了。

如今的县城，北新街和老街旧貌换新颜。以前县河北岸的菜地变成了南大街，县河南岸的庄稼地变成了宽阔大道，以前的县河绕城而过，如今的县河穿城而出。

县河两岸河堤被开发成文化休闲长廊。长廊因形就势，依河蜿蜒而行，造型美观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就有古色古香的木亭，或时尚的蘑菇亭供游人歇脚避雨。长廊上还建有休闲书屋，智慧步道大屏幕，总有年轻人带着孩子在此流连忘返，玩得亦乐乎。铺有塑胶的步道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早晚总有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奔跑锻炼，或休闲散步。待冬天的寒气散尽，就能欣赏到沿途的草木葳蕤、花儿娇艳，四季美景令人心旷神怡。

河水清澈碧透，鱼儿不紧不慢游戏其中，像小城镇人那样享受着悠闲的生活。到了晚上，一河两岸彩灯辉煌，照得河面波光潋滟，河水披上了一身珠宝空气的盛装。

河边广场上的大妈起劲跳着广场舞，旁边体育器材上老头儿们在伸胳膊拉腿锻炼着，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一样的芳华。悠悠流淌的河水，似乎在诉说着县城古今的嬗变。

前些日子，我回到农村老家。连接河南河北的银花河上早已架起了一座宏伟的水泥大桥。我上过的初中学校，现在已变成了一所中心小学。过去的水井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学校餐厅门前有一排整齐的水龙头。以前上初中时洗碗的银花河边，小洋楼鳞次栉比，岸边的庄稼飘散着怡人的芳香。缓坡上大片亮晶晶的东西在阳光下格外耀眼，老乡说那是光伏太阳能板，下边还套种了药材。

我把手伸进水里，清清的河水起着涟漪。宣传牌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字格外醒目。清亮亮的河水拍打着干净的石头，翻滚起一串串调皮的浪花，似乎在歌唱着河两岸那一派欣欣向荣的变化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626期)

刊头摄影 方立